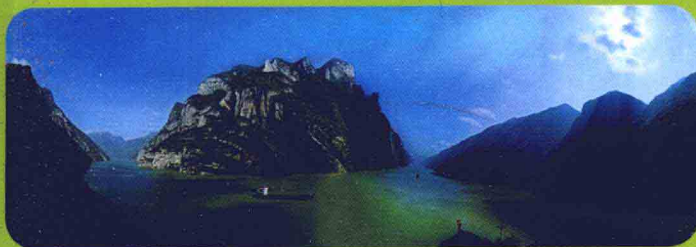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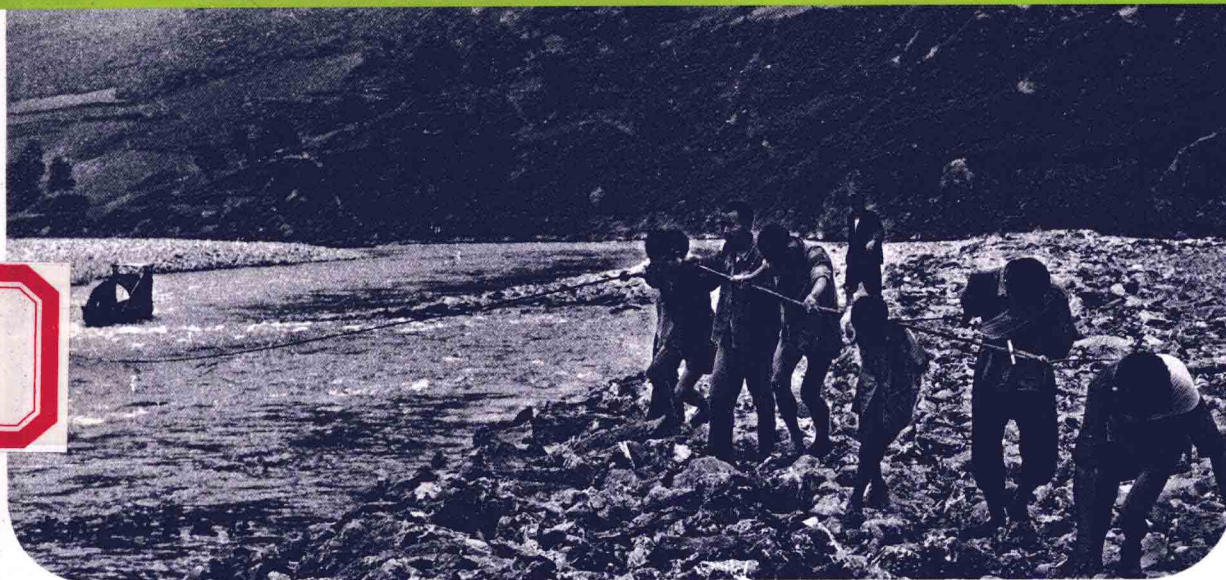
——盛宏之《荆州记》

绝版三峡

中国乡土影像



陈文 撰文 / 陈池春 陈健 摄影



K927-64
C5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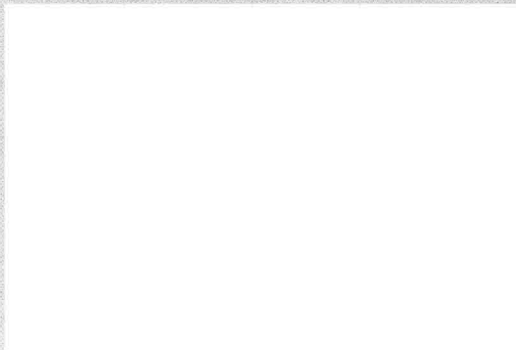
中国
乡土
影像

绝版三峡

陈文 撰文 / 陈池春 陈健 摄影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盛宏之《荆州记》



K927-64
C585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海燕
装帧设计:正美书籍设计部
责任印制:闫立中

撰 文:陈文
摄 影:陈池春 陈健
策 划:新三峡在线
顾 问:三峡人文艺术研究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版三峡 / 陈文撰文; 陈池春, 陈健摄. --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0.1
(中国乡土影像)
ISBN 978-7-5032-3891-8

I. ①绝… II. ①陈… ②陈… ③陈… III. ①三峡—
概况 IV. ①K92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8569号

书 名:中国乡土影像—绝版三峡

作 者:陈池春 陈健 陈文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cttp@cmta.gov.cn

发行部电话:010-85166507 85166517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翔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20毫米×970毫米 1/16

印 张:17

印 数:1-4000册

字 数:150千

定 价:38.00元

ISBN 978-7-5032-3891-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
三峡故乡与三峡移民。



遥远的三峡

代序

陈锦

DaiXu

关于三峡的记忆还得追溯到20世纪的1992年深秋，那是我最后一次游历三峡，也是最后一次同老友陈池春相处的时间。白驹过隙，恍惚间已然过去了17个春秋，那些曾经跟随老陈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拍摄三峡的情景真还有点隔世的感觉了。曾几何时？重庆市还没有直辖前，三峡之中的瞿塘峡与巫峡大部都属四川省万州地界，世称“下川东”。咱们四川有过“夔门天下雄，剑门天下险”的说法，这瞿塘之首的“夔门”与川北剑阁县境内的“剑门关”，正是历史上荆楚之地和中原过往四川的水陆两大门户，无数的墨客骚人在身临其境中留下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或歌颂它的雄伟峻奇，或感慨其恶途险阻——“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作为水路出入川地的要冲，长江三峡不单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出现于各类教科书里，而且，更作为响亮的文化符号镌刻在华夏历史和世人的心坎之上。20世纪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因为工作之需前往三峡拍摄采风犹如家常便饭，与长江三峡的缘分与陈池春的友情也在这频繁的往复之中逐渐地建立并加深。记得一次从宜昌买舟上行至巫峡地界，突遇滂沱大雨，那雨下得昏天黑地，行进中的船只都赶紧减速，蜗牛似地亦步亦趋，生怕辨不清前方路途而出险情。大暴雨持续了近一小时，倏忽而来又倏忽而去；峡内云蒸雾腾，隐约见无数道飞瀑由两岸崖壁间咆哮着穿云破雾而来，那气势犹如万千游龙从天而降；群峰起舞，大江浩荡的壮丽景象无疑于让人享受了一道从视觉到听觉的饕餮大餐。还记得一次去巫峡与西陵峡之间巴东地界的神龙溪采风，那是一条神秘幽深而又绮丽多姿的土家族人文走廊。从巴东县城对岸的东瀼口乘汽车经溪丘湾、平阳坝、叶子坝到达神龙溪漂流的起点棉竹峡，早已有“豌豆角”小舟连同六位壮实的土家族船工等候着咱们了。放舟而下，溪水清澈见底，时急时缓；两岸青山毗连，绝崖参天；绿洲尽处或有土家村寨若隐若现，好一

幅美轮美奂的天然图画哦！一路美景让我们几多留连，行至龙船峡中已近傍晚时分，夜宿专为游客提供旅程打尖的“龙船餐厅”。是夜，在星辰点点和溪水潺潺的陪伴之下，我甜甜地步入了梦乡……天刚麻麻亮，一阵高亢悠扬的纤夫号子把我从美梦中唤醒，推窗望去，朦胧中有上行的拉货船已经起航了，那直击人灵魂深处的号子声此起彼伏、飘荡在弥漫着雾气的晨光里——这情景真是让我一辈子受用不尽！

更还有让我受用不尽的就是因了长江三峡的缘故与老友陈池春结下的深厚友谊，以及在同老陈交往过程中从他身上感受到的弥足珍贵的点点滴滴。

认识老陈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他已经从文化馆调到巫山县外事办负责旅游宣传工作。我多次前往巫山进入宁河小三峡拍摄创作，都是老陈陪伴与游客们乘坐同一艘柳叶小舟。正因为是多次进入，我对小三峡沿途景观已经耳熟能详，在小舟上，仍然会饶有兴致地反复聆听老陈用带着浓烈地方味儿的嗓音向游客们介绍讲述小三峡的那一座座山、那一棵棵树和那一弯水……这些仿佛有着生命活性的自然物体，每次都能使我收获到新的启迪。老陈并不是一名职业导游员，但他如数家珍般的讲解中透露出的对这方山水的熟悉，完全是一种源自于内心深处沉甸甸的乡情，岂是一般的“职业”导游员所能够轻易做到的？有了老陈这样的同行加“向导”的关照，我在三峡的拍摄创作可真方便省力多了。无论驾舟乘船还是攀岩越岭，我们都能在最佳的时辰到达最佳的拍摄位置，这可是老陈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用他勤奋的双腿和心智踏勘出来的创作基地，统统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了。

有一段小经历是我不能忘怀的：我们每次在一个拍摄点完成创作后收拾家伙离去，老陈总要走到最后打扫“战场”，将我随地抛掷的空胶卷盒捡起并清除掉我们的“蹂躏”而留下的任何痕迹，仿佛我们从来就不曾来过似的。起初，我对老陈的举动并不以为然，甚至窃想他是不是害怕其他摄影同行发现并利用了我们的拍摄位置，因而丧失掉“独家”的优势？后来，与老陈日久相处才明白自己的揣摩真有点“小肚鸡肠”了。老陈对自己家乡每寸土地的热爱，对这方山水一草一木深厚的感情，都体现在举手投足之中，岂能容我等这些外来者随意玷污！

其实，关于老陈与三峡的故事一时半会儿难以道尽。我与老陈以及长江三峡的“因缘”原本也是可以持续不断地维系发展下去的。自从那年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后，四川与重庆成为了两个对等的行政区域，被划归重庆管辖的万州地区也与四川省脱离了传统的隶属关系，长江三峡似乎也就不再是我这个在成都工作的重庆籍（我的老家在重庆巴县）四川人的工作范围了。从那以后，我的确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和理由重新踏上三峡的土地，陈池春恐怕也难得因工作而再次造访曾经的“省府”——成都市。紧接着，三峡修大坝了，世居三峡库区的人们搬迁了，亿万年自然造化的三峡景观被人为改变了……大概因为我心中拥有太多太多关于过去三峡的美好记

忆，害怕这些美好记忆被当今三峡的新样貌彻底颠覆掉，真有点不敢再去三峡，甚至宁肯不去想它了！

……

前不久陈池春的小儿子陈文给我发来了一个叫做《绝版三峡》图文书的编辑策划案，细一瞧，原来是老陈携同他两个儿子正在筹谋着一本全方位反映长江三峡过去和现在的出版物，试图用影像的方式叙述日渐消失的三峡土著原生事象与生活变迁，从社会人类学、现代传播学的角度对长江三峡人文生态做一次影像资源的整合。我有些激动，感觉这是一个艰巨并令人振奋的大行为呵！我知道，陈池春在三峡地区从事摄影创作40年，凭他的智慧与努力积累了大量反映三峡美景和社会发展、人文变迁的珍贵影像资料；他的两个儿子——陈健和陈文，在其父的影响下也是拿起相机自觉地记录三峡的历史进程，以及他们作为一名当代人的生活感悟。就在目前整个长江三峡工程将要完成海拔175米蓄水、传统的三峡景观彻底消失的今天，陈氏三父子推出《绝版三峡》这本大作，其现实与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对他们来说，就是完成了一项力所能及而又功德无量的使命。作为三峡人，他们无愧于这片热土！

那天夜里我又接到了陈池春的电话，他希望我为这本《绝版三峡》作序，因为我是他的老朋友，因为我曾经熟悉过三峡。电话这头，听到久违了的老陈依然地方味儿浓重的嗓音，那么亲切，仿佛就在跟前似的。我是二话没说便应承下来，仿佛自己也有了一种使命感，为老陈更为三峡做点什么。躺在床上后满脑子都是过去同老陈一道在三峡朝夕相处时的情景，那山那水那人，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我也越来越明白，其实三峡距我并不遥远，长江三峡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注：作者系中国著名摄影家、四川美术出版社高级编辑、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2009年11月于成都

绝版三峡

中国
乡土
影像



中国乡土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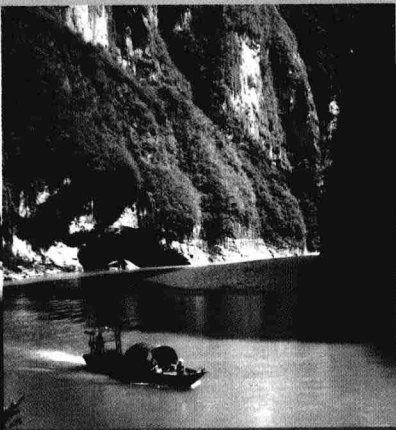


绝版三峡

JUE BAN SAN XIA

上卷

山水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1997年11月8日，三峡工程实现大江截流；
2003年6月1日，三峡工程开始二期蓄水139米；
2006年9月20日，三峡工程开始三期蓄水156米；
2009年9月15日，三峡工程开始四期蓄水175米，原生态的长江三峡发生巨变，
“高峡出平湖”最终形成……

绝版三峡

中国乡土影像

目录



代序：遥远的三峡 / 006

上卷：山水

- 002 - 047
1. 阳刚瞿塘 / 004
 2. 峥嵘巫峡 / 018
 3. 浩荡西陵 / 034

中卷：村镇

- 048 - 142
1. 大溪 / 050
 2. 庙宇 / 058
 3. 大昌 / 064
 4. 宁厂 / 076
 5. 青石 / 084
 6. 培石 / 094
 7. 楠木园 / 102
 8. 官渡口 / 110
 9. 归州 / 118
 10. 高阳 / 128
 11. 三斗坪 / 136
 12. 莲沱 / 142

下卷：民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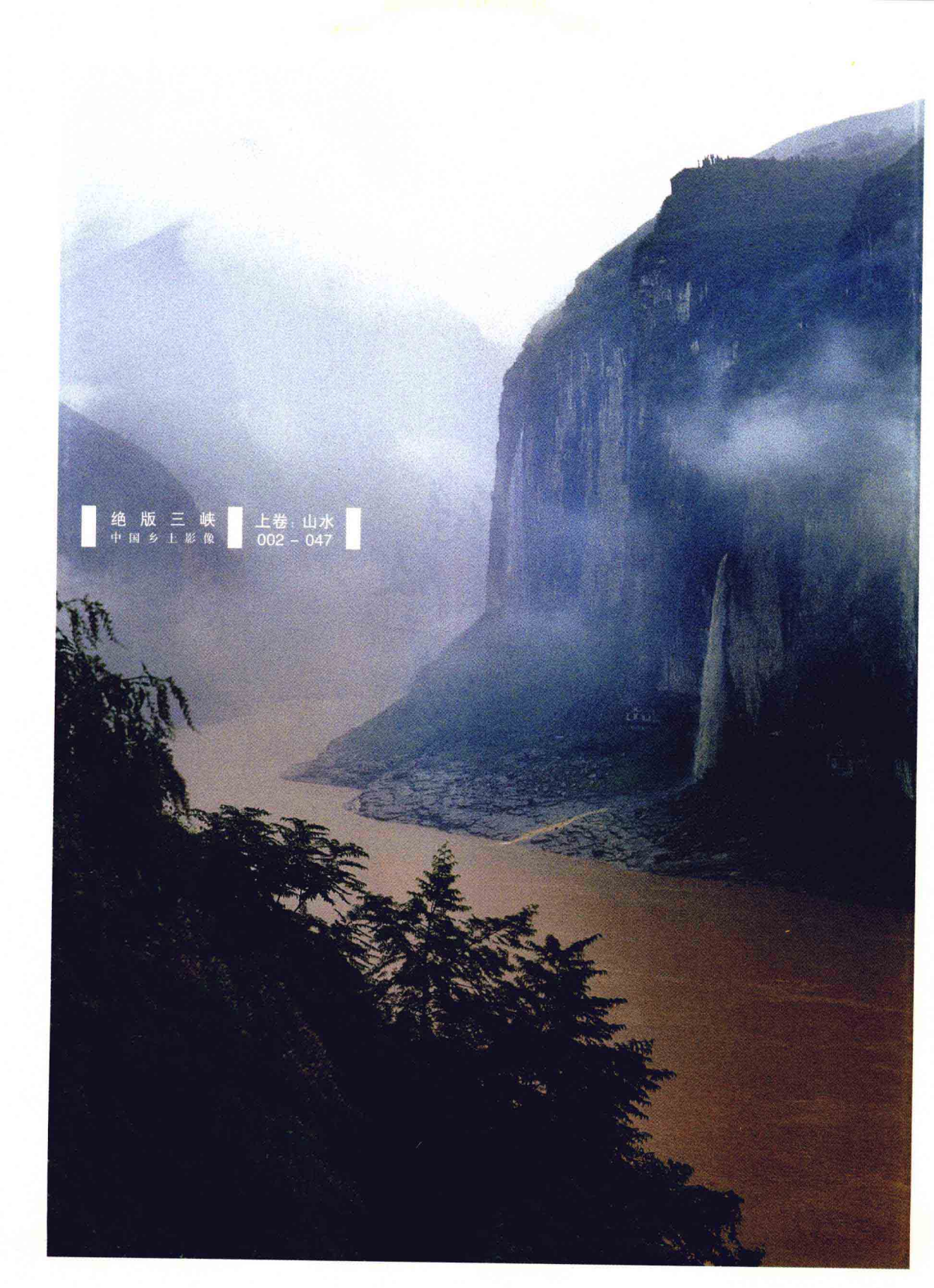
- 148 - 255
1. 田园 / 150
 2. 水边 / 158
 3. 人居 / 164
 4. 饮食 / 174
 5. 服饰 / 182
 6. 风土 / 190
 7. 码头 / 200
 8. 集市 / 208
 9. 婚嫁 / 214
 10. 丧俗 / 224
 11. 节庆 / 236
 12. 崇信 / 248

想念——后记 / 256

绝版三峡

中国
乡土
影像





绝版三峡
中国乡土影像

上卷：山水
002 - 047

中国乡土影像



上卷

山水

阳刚瞿塘 YangGangQuTang

长江，从唐古拉山发源而来，一路过雪山，奔草地，汇急流，闯险滩，在渝东地带全力挣脱高山的束缚，劈开一条水路，不屈不挠，奋勇向华东平原奔去。在这个惊天动地的抗争过程中，造就了一条举世皆惊的大峡谷——三峡。

瞿塘峡，系三峡自上游而下的第一个峡谷。

《夔州府志》记载：瞿者，大也；塘，水所聚也。另有说法：秋冬水落为瞿，春夏涨水为塘。此即瞿塘峡名之由来。从峡名可见，瞿塘峡水势汹涌，动感十足。

在民间，瞿塘峡常常又被称作夔峡。峡江人称“夔”，是一种传说中的猛兽，“其皮制鼓，声壮如雷”。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如此记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亦称‘夔龙’。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楹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此说将夔演绎成一种绝对雄性的神兽，从定义上为瞿塘峡界定了它的自然特质。

诚如所述，逶迤瞿塘以渝东重镇奉节县白帝城为起点，浩浩荡荡穿行8公里，在渝东门户巫山县大溪口结束。整座峡谷，峰峦高耸，赤壁青岩，巍峨壮观。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船行三峡写下的七言绝句，即是瞿塘峡开始着点笔墨，顺江而下纵览三峡而抒怀畅吟的。而在这个奇妙的游历过程中，白帝城也成为“诗仙”行走三峡的出发点，伴随着诗句的广泛流传而享誉古今。

白帝城，据传因东汉建武元年公孙述在此称帝而得名。西汉末，王莽夺取皇位，一时群雄争霸，战乱不止。公孙述割据巴蜀，在四川成都建立了自己的都城。不久后，公孙述迁都奉节，并在奉节城东草堂河与长江交汇处的山峦上筑城，命名为“子

阳城”。一日，公孙述在子阳城中逡巡，忽然看见城中白鹤井里冒出一股白色烟雾，其情其状煞是神奇！公孙述认定这股白烟系白龙的化身，昭示着自己的君王之运。于是，公孙述自称“白帝”，将子阳城改名为白帝城，原本无名的这座峡江山峦遂被始称为白帝山。

《后汉书》记载，公孙述原为陕西扶风茂陵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曾在四川导江等地出任太守。其死后，白帝山上建起了白帝庙。后来，世人在该庙里开始祭奠蜀汉丞相诸葛亮，接后增设刘备、关羽、张飞等人，白帝庙似乎偏离了原本的主旨而形成了长期以来供奉三国人物的格局。再后来，有好事者将原本发生在奉节城内的刘备托孤故事搬迁至白帝庙，并修建了一座悲怆却不失生动的托孤堂，有意将历

从长江左岸半山里对望粉壁堂，赤褐庄严





瞿塘栈道之下，就是悬崖峭壁

史上那幕黯淡忠贞的场景还原。公孙述的故事慢慢少有人问，三国演义的烽火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在白帝山头延绵。

细看白帝山，由三叠石灰岩组成，其形如田螺，由西北往东南方向伸展。地理专家考评，白帝山实为齐岳山背斜西翼内的一个小向斜；它海拔248米，仍然远远高出三峡工程三期蓄水位海拔156米，距离三峡工程最终蓄水位高程175米尚有一段差距。白帝山原本东、南、西三面临水，北面与长江左岸山地通连。2003年，三峡二期蓄水至海拔135米，白帝山周边一片水烟升腾。随后的三峡工程三期与四期蓄水，淹没至白帝山腰，将白帝城慢慢地围合成水中孤岛，相依一面湖水。

白帝山作为瞿塘之端点，紧临峡关。气流在经过峡谷的紧束后，在白帝山周围舒展，与烟波浩渺的长江江面复合，时常于清晨、傍晚形成云雾，缭绕于山间。而那气宇轩昂的白帝城，面对这云、这雾，淡定自若，相得益彰，恰似一座宏大的宫廷悬挂于三峡之云水间。难怪大诗人李白描绘出朝发白帝城如此生动的意境！千百年来，此景如幻，却又美景成真。

白帝山与白帝城共同为瞿塘峡开了一个精彩的头。接下来，滟滪堆为瞿塘峡构造了第一个惊与险。

滟滪堆实质上是一个长江礁石群，它横卧于长江中央，长约40米，宽约50米。在长江枯水季节，滟滪堆露出水面约20米；而在夏季洪水期或暴雨季节，滟滪堆整个潜伏于水面下，成为川江航行极大的险阻。滟滪堆之名，扣“滟滪”通“犹豫”，即是表达水手们面对着此滩此险，而徘徊、犹豫不决的实情。

史书记载，南宋时期诗人范成大曾乘坐客船经奉节县城东行。早听说滟滪堆之险，诗人于是派人专门去察看水情。那天，滟滪堆刚好与长江江面平齐，在礁石周